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5年4月24-25日)

1、美国《外交事务》：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存在误区

4月18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布美国防部前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官拉达·艾扬格·普拉姆（Radha Iyengar Plumb）及国防技术与创新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C. Horowitz）的文章《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犯了什么错误》。文章认为，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核心在于部署而非单纯开发最佳技术。美国当前人工智能竞赛策略存在三方面认知偏差：其一，将技术优势狭隘定义为模型性能指标，忽视“次优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战略价值；其二，过度依赖半导体出口管制等遏制手段，低估技术扩散不可逆性；其三，监管框架重风险规避而轻生态培育，抑制本土及盟友技术创新动力。文章认为，中国 DeepSeek 公司凭借低成本与易用性迅速占领全球市场，证明“部署能力才是竞争核心”的新逻辑。目前，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已进入“人机协同”主导阶段，技术价值取决于体系化整合程度。俄乌冲突中，俄军将人工智能快速集成至目标识别、自主武器等系统；美军虽在作战规划、装备维护等领域推进试点，但碎片化部署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经济领域同理，麦肯锡研究显示，全球

人工智能创造的数万亿美元生产率提升，取决于技术渗透广度而非尖端模型数量。文章强调，美国政策需从“技术封锁”转向“生态构建”。例如，优化监管框架，通过降低责任风险鼓励企业创新；加速云计算、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强化与中东国家的技术合作，对冲“数字丝绸之路”影响。文章警示，半导体出口管制等单边工具效力有限。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其软件特性使模型复制与转移难以阻断，过度遏制反易激发替代性创新。在人工智能竞赛中，打造领先模型并非唯一方向，美国政府需加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和部署以引导投资方向，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at-america-gets-wrong-about-ai-race>

编译：孙叶秋

2、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应简化电力设施审批制度

4月2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发布研究员马克·贾米森（Mark Jamison）的文章《美国人工智能未来需要更快的许可审批》。文章认为，预计到2028年，美国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将增加三倍，而美国当前繁复的电力许可审批制度难以应对该变化。首先，扩展电力设施的关键障碍是繁琐低效的许可审批流程。从风能、太阳能到传统天然气电厂的建设，项目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均需获得批准，审批过程普遍持续数年。这使得新建电厂与电网连接项目难以推进，严重影

响人工智能算力供给。其次，审批流程易被程序性抗议“劫持”。虽然法律规定审批流程应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但实践中，反对方往往通过法律手段或程序性挑战引发新的审查轮次，从而使审批“脱轨”。正如美国公共电力协会指出的：通过触发新程序，审批可以变成一个“永不结束”的流程。最后，联邦政府应借鉴各州先进经验，对繁冗的审批程序进行定期审查，如无充分证明其效益，就应取消或简化。同时，电力审批环节的每个机构都应确定其核心任务，以消除职能的重复与错位。

<https://www.aei.org/technology-and-innovation/americas-ai-future-needs-faster-permitting/>

编译：高隆绪

3、美国 CSIS：赢得对华科技竞争仅靠限制措施远远不够

4月1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刊登其未来实验室主任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的评论文章《赢得对华科技竞争：仅靠限制措施远远不够》。文章认为，仅靠对华出口管制不足以维系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文章强调，美国应在以下五个关键领域推进系统性战略布局：第一，改革移民政策，留住全球科技顶尖人才。构建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移民体系，实现人才战略优先。第二，系统提升STEM教育质量与覆盖范围，从基础教育到高等院校强化人工智能课程

建设，增强全民科技素养。第三，推动高性能计算（HPC）的普惠化，建设全国性共享算力平台。第四，推动联邦人工智能战略从政策到执行的转化，打造政府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责任与效能典范。第五，持续加大公共科研投入，避免科研预算削减削弱技术基础。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inning-tech-race-china-requires-more-restrictions>

编译：单子乔

4、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美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竞争

4月16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刊登该机构研究员科尔·麦克福尔(Cole McFaul)和彼得·恩格尔克(Peter Engelke)的文章《中美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竞争》。文章认为，中美技术竞争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全球南方”国家占世界人口85%和全球GDP的40%，对中美技术开发与部署至关重要，从而使其成为这场竞争的关键角逐领域。中美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竞争在地缘政治、经济和规范三个维度展开。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中国参与人工智能竞赛奠定基础，获得国家支持的公司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高效与本地化的解决方案，超越西方产品。这一优势使得中国能够部署适合新兴市场的轻量级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并通过“飞轮效应”锁定影

响力，促进用户数据收集和技术应用的双向互动。相反，虽然美国拥有卓越的人工智能模型、先进的芯片和云基础设施，但由于用户参与度较低，在转换为对“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方面滞后。从本质上讲，中美科技竞争不仅仅是技术优势的比较，还应满足“全球南方”国家的需求和塑造未来技术格局。作者建议美国采取更加主动的战略，优先考虑与“全球南方”国家接触，根据当地需求定制技术解决方案，协同盟友以保持其技术优势并促进民主价值观。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navigating-the-us-prc-tech-competition-in-the-global-south/>

编译：薛世锟

5、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人工智能的未来归属主权范畴

4月16日，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网站发布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科技中心副主任兼常驻研究员特丽莎·雷(Trisha Ray)的评论文章《人工智能的未来归属主权范畴：其演进路径取决于人类选择》。文章认为，先进人工智能的“陌生性”(strangeness)体现在黑箱模型的不可解释性、地缘政治驱动的“必然性”，及其基础设施建设对科技巨头或政府等集中化实体的依赖。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主权”的演进受政府与产业协同度、监管强度和制度能力影响，呈现四种模式。其一，以中美为典型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国。美国通过技术管制、政府场景应用巩固领先地位；中国依托政府主

导的科研补贴、人才回流和自主创新，在大语言模型领域领先。其二，以政企合作开发为特征，兼具开放性与领域聚焦性的混合系统模式，如印度推出开源模型并与国际企业合作、欧盟依托集体监管调动投资等。其三，政府治理薄弱、企业主导闭源模型地区的新封建系统。这些地区可能因人工智能寡头垄断出现“公共职能私有化”，使公共服务让渡给私营实体。其四，制度能力低下、缺乏投资的国家面临新殖民地困境。非洲等地区或将沦为境外人工智能模型的消费者与数据供应者，需通过协同监管与资源整合进行风险规避。最后，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政策而非技术选择的结果。需超越模式之争，聚焦治理效果，避免技术集中化加剧失衡，实现人类对技术主权的理性建构与制度创新。

<https://www.apln.network/projects/asia-dialogue-on-china-us-relations/ai-competition-in-southeast-asia-can-malaysias-asean-chairmanship-make-a-difference>

编译：车初兮

6、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打破人工智能镜像——谄媚、生产力和合作的未来

4月15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其经济研究监管与市场中心访问研究员马利赫·阿里哈尼（Malihe Alikhani）的文章《打破人工智能镜像——谄媚、生产力和合作的未来》。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在科研领域应用可以加快突破创新速度，

但在创意领域可能导致同质化输出，抑制原创性。关键问题在于“人工智能谄媚性”，即系统过度迎合用户偏好，强化偏见和错误信息。例如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可能忽视罕见病，司法领域人工智能可能延续历史案例偏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创造力的影响复杂，它虽提升内容质量却导致创意趋同。人类监督仍不可或缺，例如在药物研发中，人工智能辅助发现需人工解读。“人在回路”系统结合人类专业与人工智能能力，表现优于纯人工或纯自动化，但仍需避免过度依赖。文章认为必须重视培训用户素养与培养公众理解以实现社会转型，建议通过提升用户素养、推动企业透明度来建立问责机制。同时，应引入独立审计并对合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优化评估标准，用“挑战指数”替代满意度指标，衡量人工智能促进多元思考的效能。文章总结认为，应对这些风险需用户与系统共同进化，重新定义人机协作的成功标准，对构建真正放大人类优势，而非利用认知捷径的系统至关重要。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breaking-the-ai-mirror/>

编译：高行健

7、美国《外交政策》：国务卿鲁比奥的立场转向令人悲哀

4月22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专栏作家傅好文（Howard W. French）的文章《鲁比奥失去灵魂的“十字军东征”》，批评美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上任以来的立场转向。文章称鲁比奥在特朗普二任以来完全背离

其既有立场原则，转向全盘接受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例如在乌克兰问题上从坚定挺乌转向默许泽连斯基遭到羞辱与背弃、在内阁会议上不惜使用夸张词藻赞美特朗普、在对华关税政策上混淆事实等。其中，文章强烈批评鲁比奥未能反对国务院遭预算削减和机构重组，反而积极配合特朗普削弱国务院对非洲事务、国际发展援助与人权报告体系的支持。鲁比奥曾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坚定支撑卫者，如今却为其解散辩护，并主持了对人权报告等文件的删减。鲁比奥还公开称萨尔瓦多的“独裁总统”、布克莱是“美国的好朋友”。文章总结称，鲁比奥本是老牌共和党建制派的中坚力量，成为国务卿后本应在特朗普内阁掀起一场“十字军东征”。然而如今他的征程已经“失去灵魂”、不再代表任何原则，变成一个迷失方向的“变色龙政客”。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4/22/marco-rubio-trump-state-department-cuts-us-foreign-policy/>

编译：何文翔

8、美国《外交事务》：没有美国的国际秩序将如何存续

4月22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院长林奈莉（Ngairé Woods）文章《没有美国的国际秩序：当华盛顿成为敌手，世界体系如何存续》。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颠覆传统国际秩序原则，致使竞争与不确定性增加，各国可秉持多边主义，以集体机制汇集力量，

抓住重塑世界体系的历史性机遇。第一，在发展领域，以制度改革适应美国退群。美若进一步撤资或退出世界银行，他国可借机调整治理结构或设立区域分支机构，形成更均衡的多边合作模式。第二，在金融领域，以替代性结构减少对美依赖。新兴经济体已积累庞大外汇储备，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并设置区域性金融安排。若美国减少对 IMF 投入，他国可转向新兴结构。第三，在政治领域，以重塑多边论坛应对美国缺席。特朗普消极态度削弱 G7、G20 效力，成员国可调整成员构成，吸纳中国等重要经济体，为未来可能变动作准备。文章认为，秩序转型伴随严重风险，但坚持多边主义的国家仍占全球 GDP 主体，可协同应对危机。新秩序虽不再由美国主导，却可能通过集体领导获得韧性。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donald-trump-order-without-america-ngaire-woods?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article_link&utm_term=article_email&utm_content=20250422

编译：樊晨

9、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人事动荡与中东政策走向息息相关

4月22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其高级国家安全编辑布兰登·J·魏切特（Brandon J. Weichert）的评论文章《特朗普应解雇皮特·赫格塞斯？绝对不可！》。文章称，特

朗普政府高层因“信号门”事件爆发激烈人事斗争。特朗普政府高层正围绕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展开人事斗争，“信号门”事件被指为导火索，赫格塞斯的亲信遭解雇且被无证据指控泄密。文章认为，赫格塞斯虽对伊朗持强硬立场但不及鹰派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曾与副总统万斯等劝阻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触怒华盛顿及耶路撒冷鹰派。作者认为，解雇赫格塞斯将削弱特朗普权威、助长反对势力，且可能使内阁被更激进鹰派主导，增加中东战争风险。建议特朗普应留任赫格塞斯至中期选举，通过推进《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等非战争手段遏制伊朗。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should-trump-fire-pete-hegseth-absolutely-not>

编译：么锡汶

10、美国 CSIS：贸易互惠为美企在拉美创造的机遇与风险

4月2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巴西利纳大学美洲、贸易和技术实践主席杰克·詹宁斯（Jake Jennings）的文章《美国互惠贸易政策：美企在拉丁美洲的机遇与风险》。文章认为，尽管拉美地区因庞大消费市场和制造业发展潜力被视为美国企业对冲全球风险的有利选择，但长期以来，这些企业在进入拉美市场时面临较为严重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针对这一问题，当前的互惠贸易政策提供了

关税谈判杠杆，美国投资加速器（United States Investment Accelerator）的成立也为希望利用供应链转移和美国制造业重组的公司减少了官僚障碍，企业宜把握新贸易格局的战略机遇。然而，企业对互惠原则的选择性使用也存在危害，包括对长期贸易架构的破坏、供应国战略资源优势武器化的恶化以及全球价值链的连锁中断，制度恶化或导致全球商业运营系统风险升高。同时，互惠贸易政策或存在内生创新悖论，即政策一方面旨在保护国内创新，另一方面美国技术生态系统由于半导体供应链贸易摩擦而受破坏，进而影响多个领域的创新能力。因此，利用微妙方法实现供应链多样化、保持对拉丁美洲市场的战略开放、同时减轻对新兴贸易风险的暴露，是成功企业在当前复杂环境的必备能力。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reciprocal-trade-policy-strategic-opportunities-latin-america-amid-global-uncertainty>

编译：杨洁菡

11、美国 CSIS：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清洁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带来挑战

4月2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发布中国商业与经济理事会主席、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伊拉利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的文章《分析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能源转型的影响》。文章认为，中美贸易战对双边关系、全球经济及供应链，尤其是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和气候变

化应对策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许多人寄希望于欧盟与中国能在 COP30 上发挥领导作用。然而，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及贸易壁垒可能导致清洁能源技术部署减少，而地方政府救助困境企业可能加剧产能过剩问题，此外，美国政府对中国国际化价值链审查力度增强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上升，因此中国可能无法实现减排等环境目标。另一方面，尽管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为了应对新关税造成的贸易冲击可能增加中国出口，但是许多欧洲国家为保护国内锂电池等关键行业而对电池征收更高关税以防止中国出口激增。最终，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生产商可能会继续多元化其市场，并在需要的地方本地化生产以接触新客户，从而规避美国关税等相关限制措施，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变化。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nalyzing-impact-us-china-trade-war-chinas-energy-transition>

编译：钟歆

12、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特朗普执政首 3 个月支持率骤降

4 月 18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发表其资深研究员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的评论文章《特朗普执政首三个月失去公众支持》。公众对特朗普执政首 3 个月大多持负面态度，支持率显著下滑。据 RealClearPolitics 民调数据，相较上任首周，4 月中旬，特朗普支持率下跌 3.6 个

百分点至 46.9%，反对率攀升 6 个百分点至 50.3%。《经济学人》和舆观调查公司（Economist/YouGov）民调显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经济一直是公众最为关切的议题。4 月中旬，民众对特朗普通胀治理的认可率由 45% 下降至 37%，反对率由 39% 上升至 55%；在就业和经济议题上，特朗普支持率下跌 7 个百分点，而反对率上涨 12 个百分点。其次，特朗普在拉美裔与年轻人（18 岁至 29 岁）中支持率暴跌。例如，特朗普在拉美裔中的支持率从 42% 骤降至 25%，反对率从 47% 飙升至 71%；在应对通胀和高物价方面，该群体对特朗普支持率由 42% 下滑至 27%，反对率由 37% 上涨至 67%，净跌幅达 45 个百分点。文章认为，特朗普对全球加征关税或导致其更难以恢复支持率，其在关税政策执行上的立场转变也将进一步削弱公众支持和商业信心。《经济学人》和舆观调查公司民调发现，仅 38% 的民众支持特朗普关税政策。文章强调，受当前经济失望情绪影响，拉美裔与年轻群体或在未来选举中成为“摇摆选民”，而非任一党派固定票仓。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rump-loses-public-support-during-his-first-3-months-in-office/>

编译：张雅智

13、美国《华尔街日报》：多数投资者认为美国政府与贸易伙伴的谈判难以在短期内缓解经济压力

4 月 21 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汉娜·埃琳·朗

(Hannah Erin Lang) 发表题为《道指正迈向自 1932 年以来最糟糕的 4 月，投资者释放‘不信任’信号》的文章，分析美国股市正经历近百年来最糟糕的 4 月表现。在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周一大跌近 1000 点，整体月度跌幅为 1932 年大萧条以来最大；自总统就职以来，标普 500 指数的跌幅也是 1928 年以来历任总统中同期最差。市场持续下跌的背后，是投资者对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与政治干预的强烈不信任。一方面，企业财报显示出加征关税对未来盈利预期的明显侵蚀；另一方面，市场担忧特朗普可能会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加剧了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疑虑。投资人普遍不认为政府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能在短期内取得有效成果。通常在股市下跌时表现较好的避险资产，如美国国债与美元，此次也未能提供缓冲。市场恐慌指数 VIX 维持在高位，投资者悲观情绪已连续 8 周维持在 50% 以上，为 1987 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熊市预期”。整体来看，这场市场动荡正演变为一场“对政策结构无信心”的系统性危机，反映出投资人对美国经济方向、治理能力和制度稳定性的深层焦虑。

<https://www.wsj.com/finance/investing/dow-jones-stocks-worst-april-1932-74fe82ac>

编译：沈德京

编译：沈德京、张雅智、何文翔、杨洁菡、么锡汶、钟歆、
樊晨、高隆绪、孙叶秋、高行健、薛世锟、车初兮、单子乔
审核：刘源、郑乐锋、周武华、申青青